

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

坎坷学校

张之路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90157831

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

坎坷学校

张之路

I287.4
1138



SC956/13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一场戏	38
第二章	53
第二场戏	79
第三章	102
第三场戏	137
第四章	161
第四场戏	191
第五章	199
第六章	230

第一章

1

上午10点多钟，巨人电影制片厂的女导演黄晚臂弯里夹着个大纸卷走出厂门，后边跟着场记小孙，手里端着个盛浆糊的洗脸盆。

小孙边走边说：“黄导，让我拿着吧！”

黄晚拍拍纸卷说：“噫！谁拿不一样！”

“黄导，您也算是名导了，让您跟我一块贴海报，真不好意思……”小孙是个很会说话的小伙子。年岁不大，却早早谢顶，光光的头顶像个月亮。幸好还剩一圈黑发护卫在月亮周围。乍一看，像个小道童。

黄晚不说话，一直往前走，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。倒不是因为“贴海报”，而是觉得小孙的“戏”有点过，“戏”一过头就不真实了……她算什么名导？从电影学院毕业20多年了，眼看就奔50岁的人了，可到现在为止，只独立导演过2部戏。这2部戏既没有被捧成最佳影片，也没有被人骂成最差影片。她拍的片子刚刚发行的时候，她整天盯着晚报的夹缝看，看哪个影院上演？有几个影院上演？她打算悄悄坐在

观众中间，听听反应。无论是叫好，也无论是骂街，那都是享受……结果她每天从儿子手里抢过报纸，却每天都不见那熟悉的名字。有一天，她忽然意识到，坏了！这片子的拷贝一定是给搞丢了，要不，怎么能一场都不演呢？她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市电影发行公司。人家冷冷地说，我们根本没有买这部片子的拷贝。

一个石头子扔到水里还溅个水花呢！她却连个响儿都没听见。

碰上生人请问她在什么单位工作？电影制片厂！做什么工作？导演！哟！导演！人家眼睛一亮接着便问，哪部片子是您导的？她只好硬着头皮说出那个片名，然后就不由自主地盯着人家的眼睛。结果都一样，对方的眼神是茫然的……那眼神真比骂她一顿还难受。

“黄导，就贴这儿得了。”小孙停住脚步。

黄晓环顾四周。前方是一段工厂的围墙。围墙前有3个汽车站的站牌，这里正是个交通要道。

“行！就这儿！”

小孙抄起浆糊盆中的排笔就往墙上刷浆糊，然后从纸卷中拉出一张就往墙上贴。这纸还真不小，盖住了两张“祖传八代专治性病”的白纸片，又盖住了一张“祖传中医秘方接骨”的黄纸片。

小孙用手把边边角角胡搨了胡搨，然后站在一边端详：

电影《坎坷学校》摄制组招考小演员

年龄：12岁—16岁在校中学学生

男女不限

地点：巨人电影制片厂

报名时间：7月23日--7月25日

该片将由著名导演黄晚执导。

小孙从口袋里掏出墨水笔，正要写上由此往北的字样：黄晚推了小孙肩膀一把：“你这写的是什么呀？”

“招考演员的海报呀！”小孙莫名其妙。

“谁让你写最下面那行了？”

小孙明白了，但他故意装傻充愣，又一字一句念道：“该片将由著名导演黄晚执导……这是事实呀！没错啊！”

“你把它给我划掉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算什么著名导演！再说，一个招考演员的海报犯得上写导演名字吗？你这不是故意让人看着我浅薄吗？”

“唉哟！黄导，您别把著名二字看得太神圣，这玩意儿早让那些追名逐利的家伙糟蹋得不值钱了。比起他们来，您用这两字根本不为过，您的成绩和这两字比起来还有富余呢！”

“不行，你赶快拿纸给我贴上！”

“拿什么贴？也没有带别的纸……”小孙指着不远处的一张被风吹得噼噼悠悠的“祖传八代”的白纸片说：“要不，我拿这张广告把您的名字贴上？”

黄晚一把从小孙手里拿过那卷海报展开，跪在草地上，从

最下面裁下一条白纸把“著名导演黄晚执导”给贴上了。

小孙叹了口气：“唉，黄导，您也太认真了……”

一缕微风从左边的一片浓郁的小树林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树叶的清凉。黄晚顿觉精神一爽，心中涌起一种躊躇满志的感觉。

全国有十几家故事片电影制片厂，号称导演的不下几百人，但每年能有机会拍片子的其实也不过就是那么几十号人。而大多数导演几年才能遇到一次机会。而且，如果你在这一两次机会中还不能显示自己的才华和功力，那以后拍片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，以至化为乌有。

黄晚拍过2部戏，也都花了相当的气力。但这2个剧本她都不喜欢。话又说回来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本来拍片的机会就不多，上级交给任务时也就别无选择。只能给什么，“吃”什么。可比不了人家大导演——可以随意挑选剧本，想“吃”什么就给什么！因此，黄晚心中也暗暗埋怨领导没有把好剧本交给自己，才落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地步。

这次，虽说剧本还是领导交下来的，不但资金有限，还要赶进度，但剧本却是黄晚非常喜欢的。最让人高兴的是，她已经有了一种良好的感觉。一种巨大的创作冲动已经在她脑海里撞击着，使她仿佛已经进入了拍摄现场，一个个画面也已浮现在眼前，甚至片子的主题音乐她都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了……一部优秀的影片就要从她手里诞生。她想起了八十年代经常流行的一句话——人生能有几回搏，现在不搏，更待何时？她冲刺的时候到了！她奋力搏击的时候到了！

电影圈子里常说，要拍好一部电影，需要有本子、票子、班子。

现在，本子和票子都有了，关键就是班子了。她这个班子目前还只有4个人。除了她作为导演兼制片主任之外，还有摄影师老王、副导演冯波，再加上眼前的场记小孙。至于美工、音乐等主创人员都已确定人选，只是还没有到位。现在，最要命的就是演员，这个戏主要是少年演员，这个年龄的演员没有专业的，都指望着从在校的中学生里找。10天前，副导演冯波就骑着自行车满市的中学跑，但至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，因此，她才决心公开招考。

“小孙，晚报的消息什么时候上？”黄晚已经在贴第3张海报。

“后天见报，绝对没问题。”小孙肯定地说。

黄晚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，时间还来得及，但她最耽心的就是招考那天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。

2

班主任宋老师还没有走出教室，不知是哪位男生便扯着嗓门高喊一声：“放学罗——”

那“罗”字拖得好长，似乎所有的压抑和郁闷都要随着这“罗”字释放出来。

今天是暑假前的最后一天，因此这“放学”与“放假”是

同义的。难怪这位男生兴奋得忘乎所以。他喊过了，但并不马上离开教室，而是闭上眼睛坐在座位上做思考状，仿佛在回味着这解放所带来的转瞬即逝的愉悦和惬意……

同学们对他的喊声并不感到惊奇，只是三三两两地互相招呼着向门口走去。比起平时放学时的情景，倒多了几分悠闲和自在。

梁晓水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叫道：“别忘了做值日啊！”

他这行的同学愣了一下。接着便争先恐后地到讲台底下抢笤帚。书包也不放下，左手拎着书包，右手拿着笤帚。跑到教室后边，每人占一个空档。也不管前边有人没人只是低着头发疯似的将尘土和碎纸往前赶……教室里立刻有人咳嗽起来。

还没等数完10下，每行空档的前边便出现了一堆小小的垃圾，笤帚扔在旁边。

这哪像做值日呀！倒像是短距离扫地比赛，现在参赛者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梁晓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兼本组组长，理当起模范带头作用，他只好用笤帚将每个人的“劳动成果”再集合起来盛在簸箕里。抬头一看，黑板还没擦，负责承包的小子也不知什么时候溜走的。

此时，教室里已经空无一人。

梁晓水将窗子关好，正要从课桌里拿出自己的书包，忽然发现隔着两行的一个书桌前，一只粉红色的书包带静静地垂挂着。

那是易岚兰的座位。它的主人今天没有来上学。是不是

昨天忘记拿走了？可能是病了。这女生们可真够自私的！怎么也没有个人帮她把书包拿一下送回家？可能是易岚兰的人缘太差劲了。梁晓水有心帮她送一下，易岚兰的家就和他家隔一条马路，可又怕别人知道以后说闲话。这易岚兰偏偏又骄傲得不得了，给她送书包倒好像是巴结她似的。对了！把书包交给宋老师。

教室的门忽然开了，梁晓水抬起头，却不见有人出现。

“谁？”梁晓水喊了一声。

门外传来一个像是老外学中国人说话的声音：“请问(温)，凉开水先生在吗？”

梁晓水心里一乐，他知道这是杨大川的惯用伎俩。于是大声说：“这儿没有凉开水，这儿有羊肉串……”

杨大川从门口跳进来又学广东人说话：“不好撒谎的啦，梁先生在这里鬼鬼祟祟地搞第二职业啦——”

两人大笑之后恢复了正常。

杨大川身高1.7米左右，年岁虽然不大，脸盘却已见棱见角，白皙的脸上有一双微微向里凹进的眼睛，配上那高高的笔直的鼻梁，所有的精神便尽在不言之中了。一身水洗布的牛仔服，高档的旅游鞋，自然而不零乱的“学生头”。看见他，人们便会情不自禁的联想到，这小伙子，拿着话筒便是歌星，拍个电影就是影星，你要给他脚底下放只“滑板”，那就是舞蹈明星兼体育明星……许多多情的女生居然这样赞誉他：“远看郭富城，近看杨大川；杨大川要是成不了黎明，那是老天爷没长眼睛……”

面对这样肉麻的赞誉，杨大川也便给弄得昏头昏脑，上中学以来，学习成绩从名列前茅变成屈居中等便是明证。他的眼神里也出现了近于傲慢的自信。表面上他穿得随随便便，殊不知这随随便便却是他精心策划的。正所谓有意的无意。踌躇满志和心满意足便是在他脑子里经常跳来跳去的两种情绪。他感到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名字——杨大川，这个名字使他得了个“羊肉串”的绰号。说羊肉串算是友好的，有的男生和他吵翻了便叫他大羊肉串。你说恶心不恶心，这么俊美的小伙子怎么能和羊肉串搞一块去呢？

杨大川的脾气还算随和，但谁叫他羊肉串，他便立刻和谁瞪眼睛。唯一叫他外号而又不惹他恼怒的只有梁晓水。

“随便你叫，谁让咱们是好朋友呢！我不是凡人，你也不一般，怪怪怪怪怪，英雄爱英雄，这可是我给你的特权；你可得领情……”杨大川对梁晓水特别优惠。

“你不叫我凉开水，我也不会叫你羊肉串的，礼尚往来嘛！”梁晓水平静地说。

比起杨大川，梁晓水长得就太平淡淡了。他比杨大川矮半头，虽说也是五官端正，但和漂亮绝不沾边，更谈不上帅，还是一副小儿童的模样。梁晓水嘴上不说，心里也着急。奶奶知道孙子的心思，便安慰他说：“人和人不一样，有先长个的，有先长心眼儿的，你是属于先长心眼儿后长个的……”

将来长不长个再说，长心眼儿的话，奶奶说得不错，梁晓水学习成绩极好。他的爸爸妈妈是十年动乱中去陕西插队的知识青年，在那里结了婚，安了家。十年动乱结束后，双

双被调到附近一个县城里当了工人，只是回龙城却成了泡影。幸亏前些年国家对插队知识青年有个政策——允许他们的子女回龙城的学校借读，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政策，梁晓水才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，这不但对他的学习大有好处，对老两口的精神也是个慰藉。

梁晓水很懂事，知道“幸福”来之不易，学习上不用别人督促，就很自觉地努力，而且日常生活上的琐事也都能自己料理得井井有条。

梁晓水和杨大川一起上小学，又考进了同一所中学。虽说不在一个班，但却形影不离，情同兄弟。

“这是谁的？”杨大川指着梁晓水手里那个粉红色的双肩挎书包问。

“我们班一个女生的……”

“哟！早恋啦——”

“去你的，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”说话间，梁晓水的脸早已红了。

“脸红什么？”杨大川大叫一声。

要是往常，梁晓水便会立刻答道：“精神焕发！”而今天，就像真的做了亏心事，半天说不出话。

杨大川看梁晓水可怜，于是摆出一副大哥的架势说：“是谁？告诉我，大哥替你扛着。”

梁晓水把书包往杨大川肩膀上一套：“你扛着吧！咱们一起交给宋老师。”

“这到底是谁的书包？”杨大川抽身一躲，“我说给你扛事，

不是给你扛书包！”

“易岚兰的。”梁晓水说。

“啊！是她的？”

“怎么啦？”梁晓水很奇怪杨大川那副吃惊的模样。

“你还不知道，她出事儿啦！”

“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自杀了！”

“你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真的，听说又抢救过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事儿？”

“让人搜身！你还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梁晓水急忙问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杨大川神秘起来：“易岚兰到‘四海大厦’逛商场，出门的时候被门卫拦住了，说她偷了东西，然后强迫搜了身。结果什么也没搜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自杀了。”梁晓水惊讶地问：“就为那么点事？我不相信，你可别骗我，今天不是愚人节。”

“绝对可靠！我们班葛六告诉我的。他妈是教导处的，他妈嘱咐他说不要外传，说对易岚兰影响不好！”

梁晓水不说话了，惊讶、不理解、厌恶……甚至还有几分莫名的惆怅交织在一起。骄傲的公主变成了可怜的灰姑娘……手里的书包立刻变得沉重起来。

“晓水，还有件正经事忘说了。”杨大川严肃起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想不想当演员？”

“不想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不感兴趣。”

“喂!你这个人不说实话,据我所知,没有不想当演员的人。独联体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怎么样?人家要拍电影自己演自己。美国前总统里根怎么样?压根儿就是电影演员出身!论地位人家比你高不高?瞎矜持什么呀!”

“想当你就让我当啊?你又不是导演!”

杨大川忽地从兜里掏出一张报纸,指着上面的一则消息说:“喂!电影厂招考少年演员,如果想当咱俩就去报名。”

“要去你去吧!我不去!这不是我的长项。”

“什么长项不长项的,这是你的心理障碍,你看人家陈佩斯、葛优……”

“我要长那好玩的模样我也去!”

“喂!去吧!”

“不去!不过你倒更应该去试试……”

“喂!你陪我去怎么样?”

“行!我去给你助威,将来你成了大明星,我也能跟人吹吹——杨大川那小子是咱哥们儿……”

“一言为定,将来我要是真的出了名,片约不断,我一定让你给我当经纪人!到那时候,我的名片把你的名字也印上。”

梁晓水笑了:“你自我感觉倒挺好啊!注意火候,小心烤糊了。”

“什么注意火候？”杨大川没听明白。

“你看，还没烤呢，香味儿就出来了。”梁晓水格格地笑起来。

忽然，梁晓水看见地面上有个蓝色的月票夹子，八成是易岚兰书包里掉出来的。梁晓水怕杨大川多事儿，悄没声地捡起来放进裤兜，想待会儿一起交给宋老师。

3

招考的第一天是个星期日，不到8点钟，黄晚便像个礼仪小姐似的站在厂门口，身上佩着个红色绶带，上面写着：“坎坷学校摄制组”。这是她接受小孙的建议，别出心裁的项目之一。

路过厂门口的熟人看见黄导这样“正规”，都不由得一愣。以往电影厂的人穿衣服都是随随便便，尤其是摄制组的人，几乎近于邋遢，被有些小伙自诩为“邋遢美”。这主要因为搞创作的人一没时间二没心思才造成这副样子。当然那些刻意追求“艺术家”风度，将自己修饰装扮成“邋遢美”的又另当别论……

“怎么着，黄导，当礼仪小姐了？”

“什么礼仪小姐，都快成了礼仪大妈啦！”黄晚笑着回答。

“哟！黄导，开始坎坷了？”

“还没呢！”

“这名字可不吉利，片子还没开拍就把‘坎坷’挂在身上，可不吉利……”

“不吉利？依你怎么着，叫‘又一顺’学校，人家一看片名就没兴趣，还以为是饭馆呢！”

“反正这个片名人家不感兴趣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叫暗杀学校？”

“您还甭说，这个片名就值5毛钱，保准吸引人……”

说着说着，时间已经到了8点半，黄晚盼望的少男少女们一个也没有出现。黄晚心中暗暗着急，虽说离规定的时间还差半小时，但黄晚却预感到今天的苗头不好。她埋怨电影厂离城区太远了……期末考试虽说都考完了，但学校是不是又组织了什么活动呢？……

一辆挤满乘客的公共汽车吱地一声停在厂门口。黄晚好生奇怪，这里离汽车站还有近100米呢！公共汽车怎么停在这儿呢？

车门开了，人们争先恐后地跳下来，车上顿时显得空空荡荡的，只剩下几个人。

是不是汽车坏了？

还没等黄晚反应过来，她就被几个中学生包围了：“阿姨，在哪儿报名呀？”

黄晚又惊又喜，她盼望的第一拨“上帝”们终于降临了。

“你们怎么没在车站下车？”

“司机专门为我们在这儿停的车。”

“这师傅可真不错！”黄晚抬头感激地看看驾驶室，只见

那位中年男司机正微笑着看着她。黄晚感到十分欣慰。

一个男孩儿拍着另一个比他矮半头的男孩儿的肩膀说：“那师傅是他老爸！”孩子们一起笑起来。

那个“老爸”是司机的男孩脑袋微微一歪，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。

汽车开走了，黄晚说：“真巧啊！你爸刚好开这路车。”

男孩儿摇摇头：“那不是我爸！”

黄晚一愣：“那你刚才怎么不说话？”

男孩儿脸一红，退到人群后边。

黄晚追着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个开他玩笑的男孩儿抢着替他回答：“他叫凉开水……”

“我不叫凉开水，我叫梁晓水。”

黄晚摇摇头：“你这么害羞，怎么当演员啊？”

“我不报名，我是陪他来的，他叫杨大川。”说到别人，梁晓水口齿流利多了，“他都上过两次电视剧了……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孩子们一起回过头，几分羡慕地观察着这位“老演员”。

杨大川微笑着看着黄晚。其实他只上过两次镜头。

黄晚眼睛一亮——这小伙子有点希望。要知道，本来男演员就比女演员难找，何况是这个年龄段的。这个年龄的许多女孩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，一颦一笑中已经带出女性的妩媚和羞涩。用导演的话来讲，她们的眼睛已经有表现力了。而大多数男孩却好像还没长开，不是瘦得像根竹竿，